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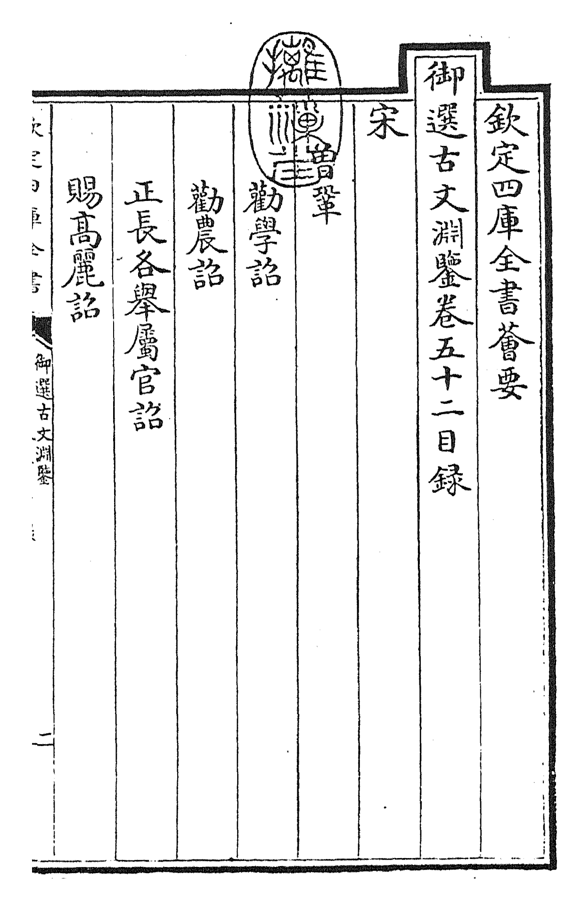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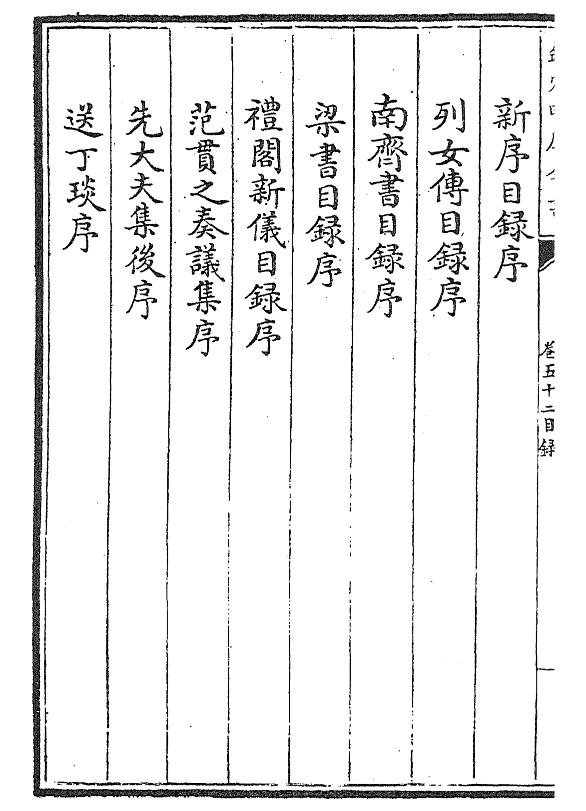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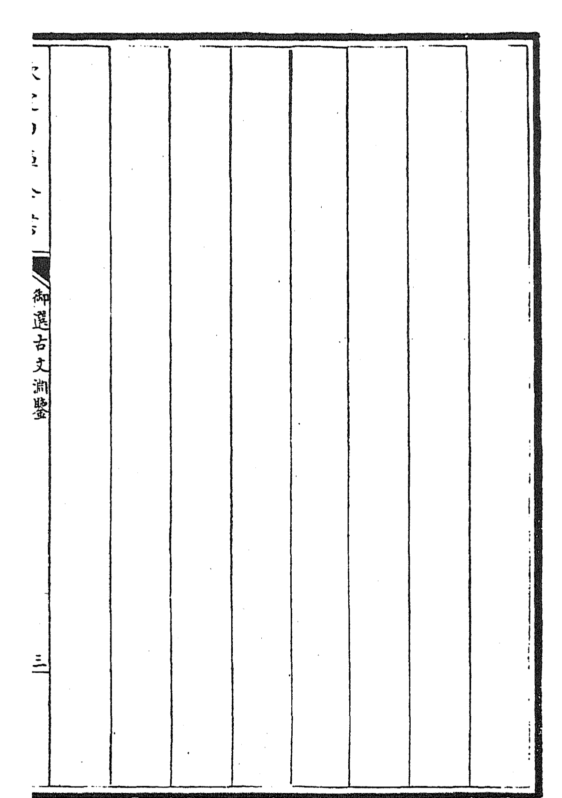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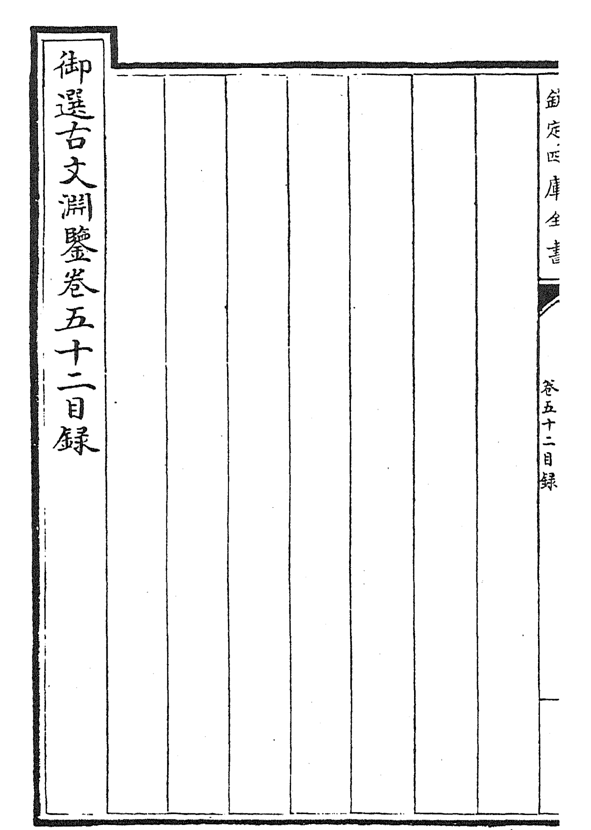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二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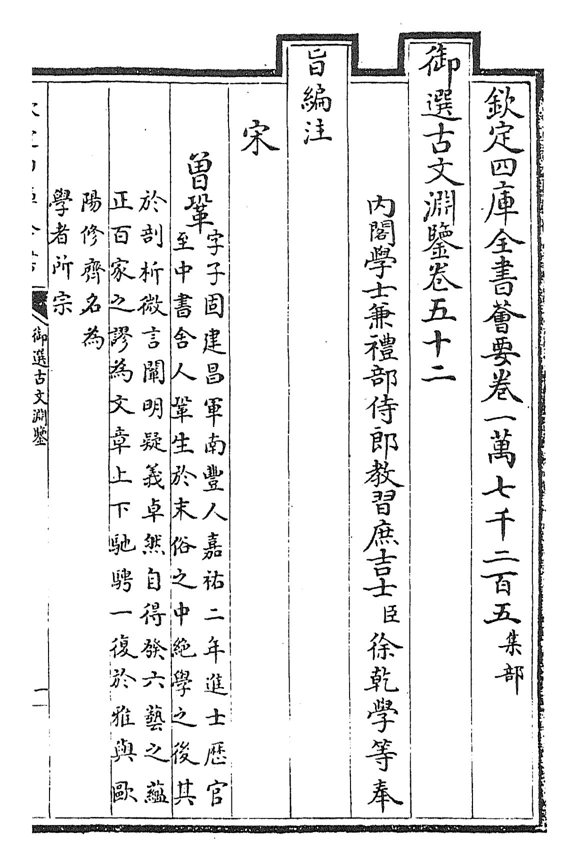
宋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二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二百五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二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曾鞏 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歷官至中書舍人鞏生於末俗之中絶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得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為文章上下馳騁一復於雅與歐陽修齊名為學者所宗

風勵庠序詞令醇茂爾雅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蔽故施之於己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修而政舉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故設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禄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于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無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冒挾賂為姦嚚訟嚚然駭于衆聽而況欲倡率訓導洽

臣熙曰建立學校所以成就人才宏廣治化詔辭訓勵詳明足令士風興起意味雋永可思

于禮義磨礱陶冶積於人心使方聞修潔之士克於朝廷孝悌忠篤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憫焉故更制博士而講求所以訓厲之方定著於令以為學制予樂育天下之材而庶幾先王之治者可謂至矣自今有敦行誼謹名節肅政教出入無悖明于經術者有司其以次升之使聞于朕將考擇而用之以勸于爾衆士有偷懦怠惰不循于教學不通明者博士吾所屬也其申之以誘導使其能有易於志而卒歸於善固吾之所受

其辭勉處與漢詔相上下

也予既明立學之教具為科條其於學者有奬進退黜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學官其能明於教率而詳於考察有得人之稱則待以信賞若訓授無方而取舍失實亦將論其罰焉明以告爾朕言不欺尚其懋哉無詒爾悔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莫重焉一夫之力所耕百畝養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螣之菑往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

臣廷敬曰古雅之色和厚之音蓋原本豳詩而頡頏漢誥者也

其如此故不違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因析以授之差池腴瘠以處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言上所以勞之也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獎厲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農之官外設勸農之使為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為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夙夜孜孜焦心勞思者凡以為農也今耕者衆矣而尚有未勉懇田廣矣而

此詔參酌古今之宜然必長貳官身自廉正而後薦舉不謬表率之地亦良重矣

尚有未闢豈拊循勸率有所未備歟抑吏怠而忽不能宣究歟有司其於農桑之務益思所以除害興利詔令已具者無或壅閼所未盡者勿憚以聞要使緣南畝之民舉忻忻然樂職安業洽於富足稱朕意焉

正長各舉屬官詔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

臣乾學曰拈出冏命慎簡乃僚一語作根柢覺後世自辟掾屬家爲近古焉端臨所謂茍失其人非但累薦鑒之明抑且失倚

又因禹以命稷契臯陶因羣臣之僉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審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稽之于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羲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于屬官則未有二帝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擇僚屬

毗之助也文特變古與之體為開明别是一格

蓋上下之體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屬士大夫也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甚衆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于古以正百官稽于衆以求天下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

天下之治其尚體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嚴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其爲賞罰之格朕將舉而行之賞吾不恪罰亦無捨非獨揚幽滯庶幾爲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衆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于今以詔後世追于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于古不其美歟洛爾庶位其諭朕意一作懐

賜高麗詔

溫潤特至

蓋聞在昔夏后分天下為五服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而聲教之所漸于海朕甚慕之顧德不明何以逮此而爾東國之君欽誠内附數遣使者乘不測之川獻其方貢惟爾之義朕實寵加宜有異恩以稱勤恪而爾比緣養痾以醫為請熙寧七年高麗主王徽表求醫藥畫塑之工詔羅拯募願行者元豐元年遣左諫議大夫陳睦往聘徽已病僅能拜命史乞醫藥二年遣王舜封挾醫往診治眷然東顧朕豫憂之是用擇遣方技之官具舟以往爾患彼一方神明相祚藥劑所補以時康寧達于予聞欣慶方屬而遽

以呂文杜毋爲之勸用意良厚

馳條從求致謝章覽以慰懷獎勸良厚爾自乃祖以來保乂彼土其尚頣精神强飲食格于眉壽以均福于有衆使爾有世濟其美之功而朕豫聲教及遠之休其始自今永孚于好

賈昌衡知鄧州制字子平第進士歷諸路轉運使神宗名爲戶部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知河南府

記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

策典之文比為正則

践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滑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跡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于前人其往懋哉無替朕命

王制

昔周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蕃輔京師漢封骨肉或連數十城以丞衛天子所以强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甚慕焉矧先帝之子朕之仲弟宜膺顯册英宗四子長神宗次吳榮

吳榮王顥神宗朝進封昌王從封雍

王顥次潤王顏次端獻王頵仲弟當是

進啟大邦茲惟典常夫豈敢廢某淵靜沖約孝友忠篤不挾其貴以從匪彞不恃朕恩以作匪德奉法遵職夙夜小心王于雍邦滋久彌卲惟營邱之野臨淄之中太師呂尚之所建國兼岱及海天下重地是用立爾保茲東土二公之儀上將之節爰田真食備物寵章大告于廷咸以屬爾於戲書稱帝堯之德曰以親九族詩美文王之聖曰刑于兄弟蓋教自上行愛繇親始先王之道不易之理也今

典雅可以方軌西漢

子命爾不違茲誼尚悉爾心其勵相朕使黎民百姓於變時雍蘇家及國罔不作孚以屛予一人塡撫方夏實誘在王時其勉之

又

天子支子若其母弟姪姓於周未有不侯劉氏於漢未有不王蓋親之欲寵其位愛之欲厚其財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制云先帝少子吳崇王顥初封大寧郡公進樂安郡王嘉王從王曹制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富而能約不從以

敗禮貴而能戒不恫以好逸嗇學樂善厥德日新王曹
積年遵職無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開三江五湖其陽
大海鹽魚金穀天地之藏兹用命爾式是南邦儀視三
公任無上將眞封衍食備致寵章於戲昔魯公於周大
啓爾宇以輔王室康叔於衛實為孟侯以保乂民今朕
順稽于古以屬爾其爾尚念兹以祇厥服常棣之澤配
前聞人維城之休承我高后在爾勉矣往其欽哉

相制

盤練中夕名貴之語

天有保命集于朕躬惟用乂民罔以自逸敷求良弼作爲憑依若圜就規若正識墨令朕得士諗于在廷其廣博靜淵密於世用推其計畫見於可行考其事功効於已試爾爲爾守宜立輔朕兹用詔爾位于東臺嗚呼自周衰以來千有餘歲先王之道蔽而不明振壞扶微朕竊有志尚懋朕佐圖惟設施參諸經訓而不違質諸時宜而不謬無從小慧以易大猷無伐已能以距衆善惟賞刑在上不可以借惟聰明在下不可以咈俾厥后克

視唐時諸制誥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濟其任則爾身永孚于休其往起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又

有為之君舉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諮于爾衆某行無緇磷學有本原材諝智謀淑問惟舊納忠左右匪懈夙宵敵自朕心命爾予翼列予右相進貳西臺嗚呼自道術不明而世蔽滋久法度多缺

而紀綱浸微圖治者以古為迂錯事者以苟為得兵安於坐食而不合於農士習於空言而不知為吏禮義廉恥闕而不思朋黨比周靡然成俗任之以學數而敗官以墨者方興起之以赴功而便文自營者滋出伊欲黜漢唐之淺陋追堯舜之高明尚懋相予予忱不貳使千載之墜振於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纘爾舊服之顯庸

尚書左右丞制

淵懿溫栗之音

本天下之政者尚書也本尚書之紀綱者左右丞也蓋眾職之治亂萬事之廢舉糾而正之實其任焉今朕董正治官使尚書纘其舊服以僕射為任政之臣而六卿各遵其職至於綱轄之地所以警官邪繩謬戾御史有不舉者得并而治之則其繫於體尤重是以進其位敘使得貳吾任政之臣非望臨一時朕豈虛授某明允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為選首其尚體予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俾百工庶尹知爾

非不簡嚴却自然
瀏利可誦

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稱朕所以作則垂憲始令行後之意爾可勉矣朕有望焉

吏部尚書制

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擇人材以成天下之務近世既失其職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既正官名且將歸其屬任立法之始推行在人其於程能議功定勲頒爵當率厥屬謹循科條非得周材昌稱茲位某忠厚仁篤秉義守正列于侍從休有令名是用選而授之其務將

詳於職掌可備典故

明使朕所以作則垂憲不獨於今可行方當施之後世蓋汝有稱職之美則朕有知人之明尚其懋哉無替厥服

戸部尚書制

戸部之於中臺爲周官司徒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穀之出入以待邦國之用歷唐五代征歛煩興而使名雜出地官之職蓋存虛號而已今朕正名以定羣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尚書政本典領經費之司所屬尤

此選既清詔詞亦甚雅則

重博求天下之士以宜其官某誠篤强敏智慮精密董煩治劇材力有餘民曹上卿無以易汝理財之術待汝有為今歳入甚廣而歳費所餘者無幾使官用有節而餘蓄可致公藏贍足而民賦可輕在爾能知其方庶幾承朕之志尚懋爾守以永厥敘

祕書監制

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拔出之士聚於其閒使得漸磨文學之益獎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

公賞罰篤恩信兩言甚要為將之道

故書省之設吾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禮秩而艱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某多識博聞操守純篤諸儒所尚令問惟舊延處茲位蔽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効可言非獨優游册府而已在爾自强以承朕志

將軍制

朕有連營列校之衆以宿衛京師鎮撫諸夏能使士齊

畧盡此矣

而奮其惟統督之臣求之在廷其選甚重某忠勇仁厚將以致謀使治吾軍必能副朕所屬今閱士之藝朕皆親臨拔其異能而汰其疲軟其於撫循訓勵之方可謂至矣爾於典領惟公賞罰可以服其心惟篤恩信可以致其力使處則有以養朕之威出則有以揚朕之武待爾任職稱朕意焉

熙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無

南豐之文邃於經籍而運以古健之

筆其閒發義理處洞見朗澈此疏所陳洵為完粹之言也

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紬封倫用魏鄭公之說魏徵勸帝行仁義封德彝以為三代後不可復帝獨納之不疑天下大治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世宗新即位鋭意征伐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惟陶穀竇儀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

東谿黄震曰熙寧轉對疏勸講學而得之於心

遵巖王慎中曰董仲舒劉向揚雄之文不過如是若論結構法則漢猶有所未備而其氣厚質醇曾遠不逮董劉矣惟揚雄才

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

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懐抱忠義者豈復慼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来早朝晏罷廣問無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

鄴而又不能大變於當時之體比曾為不及耳

鹿門茅坤曰勸學二字公之所見正所志亦大而惜也才不足以副之故不得見用於時錄而存之以見公之槩

臣廷敬曰深醇博大兼總條貫至其用意尤委折多姿

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内外之任則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患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内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

臣乾學曰其委折善入處如春膏之潤木其承遞不窮處如秋月之出嶺南豐常辦香廬陵此

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

文氣亢極相似

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

臣英曰兼內外交養以立說是

論學術醇正處大約曾文多平易質實而義理自裕

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

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獘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

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絀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

臣士奇曰治道必本於心心得必原於學臣劉論政未能及此

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傅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

効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内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所欲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

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内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内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纎介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謂之士而議論有

詳言以暢典學之旨與爭議論大醇無小疵也

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輙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改明州不果上

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

學為獻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

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而傳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旣已學于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叙則自十有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

臣杜訥曰原据經傳發為文章語語切實和平絶無汎濫馳騁之習固是南豐本色

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篤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奥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

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奥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奥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内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是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

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細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

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奥皆陛下之所素畜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稽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斂五福之慶以

極鋪張揚厲之文而歸于戒懼祇慎可云有典有則

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貽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蕞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烏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

水心葉適曰本朝享國百年承平無事蓋自仁宗末英宗時人數有此論其意本欲諷切人主因歸美以求儆惕耳非以為國家必當有事而何為若是之無

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冲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

事也且太祖太宗為開基受命之君而三世繼承皆無失德安得不百年無事然安危之數何可預定存亡之機必為厲階安石不知而必以紛更亂其俗以大有為望其君以祖宗百年無事為大幸不足恃而不知其一旦有事而不可救者皆安石為

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内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于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適求厥寧既定晉疆取太原平劉繼文錢俶自

之也哀哉周公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古人豈不居安而慮危哉持不喜危而忘安爾

東發黃震曰移滄州過關上厥劉子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且引詩而言之曰歌其

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域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濯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于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

善者所以啓其向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愚於是知公愛君之意深矣然與聱切規諫者埒又是一體

遵岩王慎中曰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與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户中来然原本經訓别出

早朝宴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于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于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輙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

機軸不為諛悅淺制而忠蓋進戒之義昭然與先朝周雅比盛矣真作者之法也

鹿門茅坤曰曾公此劄欲附古者雅頌之旨陳上功德宜立金

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

石而其結束歸於勸戒

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于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于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

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于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寛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于外戚或在于近習或在于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官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

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于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甲藩服于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于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于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于下操柄謹于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涣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

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竄齎稾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祇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袵相與挾冊而吟誦至于六府順敘百嘉咸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于三代近莫盛于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于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于耳目臣故曰生

臣熙曰稱美功德不忘進規其旨原本雅頌文辭典贍博雅非湛深經術者不能

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假樂嘉成王也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也泂酌召康公戒成王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兎罝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

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于聽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于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于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

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于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于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

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救災議

神宗本紀熙寧元年壬午以恩冀州河決賜水死家緡錢及下戶粟甲申京師

計較利害得失處經畫宸周變通不滯可補周禮所未及

地震乙酉又震辛卯以河朔地大震賜壓死者緡錢京師地再震壬午遣御史中丞滕甫知制誥吳充安撫河北癸巳疏深州溢水八月壬寅詔京東西路存恤河北流民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

水心葉適曰曾鞏救災議米百萬斛錢五十萬貫耳何至纏迫綮繳如此若大議論人將安出豈其時議者真膚奴耶鞏文甚工然此議及鑑湖序乃文人之

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

累也

瓊山丘濬曰曾鞏此議所謂賑之錢貸之粟比之有司日逐給粟之說其為利病相去甚遠所謂深思遠慮以為百姓長計者

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

真誠有之但饑民一乃貸之米十石一旦責其如數償之難矣不若因時量力稍有力者償其半無力者并與之或立為次第之限可也

卧子陳子龍曰當時趙公於越州富公於青州荒政最為精密然官不大費而民受實惠者無

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又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頻者必棄之

如此議為長策蓋宋時各路有轉運使常平倉故其事尤易行也

臣廷敬曰按切當時情勢故娓娓而言文特浩瀚

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畊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猶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畊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

卿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嚣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宴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

臣乾學曰劈析機宜校度理勢言言有裨實用而醇粹古雅亦西京鼂董之文也

常產之貨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它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

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壊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它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歳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

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畆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懐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

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葢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畊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

災然後謂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
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
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
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
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
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
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
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

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矜貴莊嚴而氣自紆迴不迫讀此等文當細觀其轉折脫卸之法

寄歐陽舍人書

鞏祖名致堯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幷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

鹿門茅坤曰此書紆徐百折而感慨嗚咽之氣博大幽深之識溢於言外較之蘇長公所謝張公為其墓銘書特勝

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

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

臣英曰以畜道德而能文章歸美歐陽公足見作銘之不易以

此一義迴旋轉折灑灑洋洋極唱歎游泳之致想見行文樂事

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

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鞏祖知揚州時上疏論事指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悞入添支俸多一月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卒于官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

出入風雅之中自有溫柔敦厚之氣知其本乎性情者深也

不宣鞏載拜

福州上執政書

鞏頓首載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蒿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箱篚

荆川唐順之曰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故雖作書亦然盖其體裁如此也

鹿門茅坤曰子固以宦遊閩徼

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旣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旣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旣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内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

不得養母本風雅以為陳情之察而其反覆詠歎藹然盛世之音此乎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而非近代所及也
臣士奇曰陳情之文一本經術卓然可貴

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謌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體息

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

臣杜訥曰再引篇什縷綿曲折而後暢其所欲言一往悱惻之音自覺藹然可誦

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翠獨何人幸遇兹日翠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髪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况其少有知耶轉走五郡盖十年矣未嘗敢有片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翠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輙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

者誠以犖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犖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任者皆得不行犖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葢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歳之春有此邦之命犖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

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爲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爲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羣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廹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翦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

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麪米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曽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翚與斯民與蒙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繫官於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

慎取二字真讀書
要訣與論文所獨

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賴此其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

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

東發黄震曰新序目録序謂劉向所序三十篇隋唐猶存今所見者十篇最為近古而不能無失

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紲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絶殘脱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皆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恠奇可喜之論

遵岩王慎中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鹿門茅坤曰見極正大文有典刑

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来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僅幾於道徳之美者楊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説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

閨門之内王化之原暢達其詞足以茂明風教矣

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列女傳目録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

東發黄震曰列女傳目録序劉向以戒帝後宫趙衛之屬多自放作列女傳篇曹大家為註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為十五嘉祐中蘇頌復定為八篇南豐疑此傳稱芣苢柏舟大車之類

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来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

與今詩序不合蓋不思今序衛宏所作出向之後也

遵岩王慎中曰宋人序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為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叙飽容

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

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蓋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鹿門茅坤曰子固諸序並各自為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

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

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

臚陳得失當與劉知幾史通並傳

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南齊書目録序

南齊書八紀十六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

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言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𤼵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

伯厚王應麟曰子固謂子顯南

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

齊書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東發黃震曰南齊書江淹嘗為

十志沈約又為齊記梁蕭子顯別為此書凡五十九篇南豐謂其敗析彫刻而文益下

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說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

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

說理極為精湛其言大而有本

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目録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

東發黄震曰梁六紀五十傳史官姚察之子姚思廉所成南豐之為此序辨佛患梁為甚而佛不能覩聖人之內

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旣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録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内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内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

遵巖王愼中曰原道文字雄健傑特亘古無倫矣然說佛之失處不能如是深稱吾道大旨亦不能如是精也

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耶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

荆川唐順之曰道篇俱說聖人之内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

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

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

論聖人因時制禮
處原本經術此見
南豐為學本領

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禮閣新儀目録序　新唐書藝文志韋公肅禮閣新儀二十卷韋元和人禮樂志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録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

東發黄震曰新儀三十篇韋公肅記開元至元和變禮南豐謂人之所未疾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能合乎先王之

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録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録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足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

意而已余謂此名言也

閒脩王志堅曰困學紀聞云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吕吉甫按南豐嘗作懐友以遺荆公公答以同學荆公答段縫書為南豐辨謗南豐

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盖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

亦薦荆公於蔡學士其相知如此後荆公得志而不為苟同又如此子固真君子人也

荆川唐順之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説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椁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椁者不以葛溝為不可易也 墨子

云禹葬會稽之山桐棺三寸葛以緘之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有虞氏以瓦棺見禮記鄭注始不用薪也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尊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

臣英曰禮因人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此實確論出入經史其

言典醇濃縟閎博淵雅南豐之所擅長也

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佛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

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范貫之奏議集序

師道蘇州長洲人吳育舉為御史以論事伉劉伉前後在

歸重仁宗得體得法識高力厚典貴之文

東發黃震曰貫之名師道事仁

言責有聞如論諸閣女御太多此其尤切直者然仁宗每優容之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有一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覆為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為之變

宗為言官其子世京集其奏議十卷南豐發明其遭遇之盛云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無窮也墓則清獻趙公為誌

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輒取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

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
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
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
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
也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
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
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今

層折以舒其情使人忠孝之思油然而生

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先大夫集後序　鞏祖名致堯官尚書戶部郎中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刋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

東發黄震曰先大夫南豐之祖也事太宗其宗

遵巖王愼中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廹晦者亦不多有

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

鹿門茅坤曰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忌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韓歐與蘇亦所當俯首者

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為自陜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為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為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脩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

禹脩方岳貢曰
與范貫之奏議
序命意相類而
中間所次詳畧
極有體裁

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
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宫觀公益諍以謂天命
不可專任宜絀姦臣脩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
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
臣直者乎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
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葢
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
在上前及書亡者葢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

南豐之文每一發議必根柢於大中

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吏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

至正之道如此言人才盛衰由於學校勸懲之法可云探見本原也

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憂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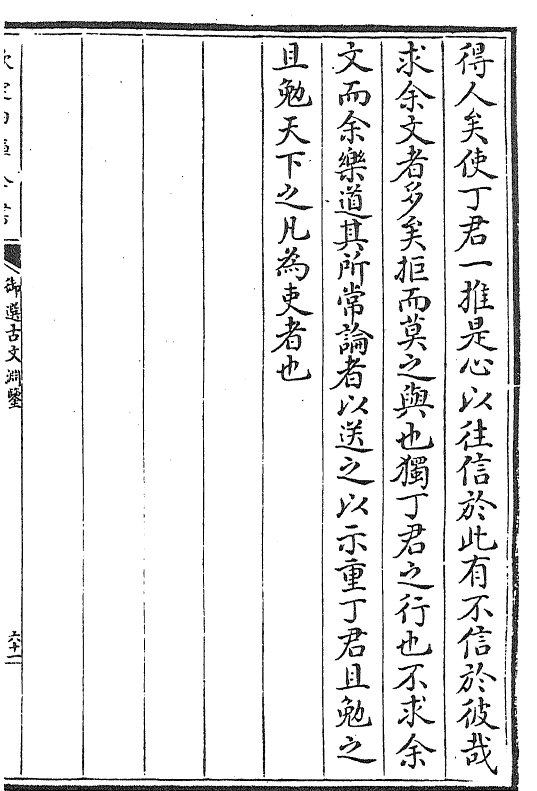
鹿門茅坤曰篇中所見遠而其行文遣調處似不免樸遬紆蹇之病故不英爽然子固本色自在

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亦余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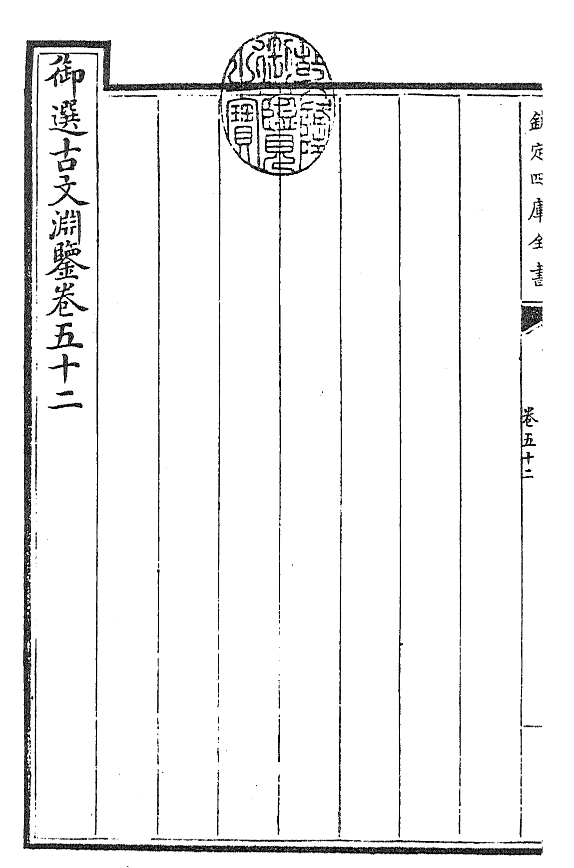
臣乾學曰推古今人才所以不相及處便覺周官王制教養選舉之法有本末有次第舒翹揚英為吏者皆當以一通自鑑矣

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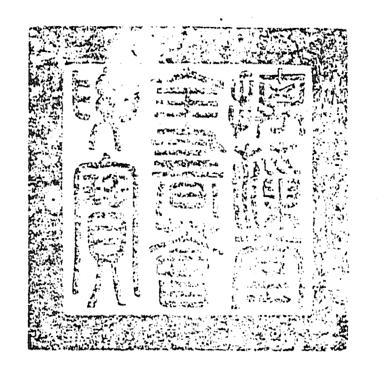
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廪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蓋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琰佐南城南城之政平予知其令曰丁君之佐哉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旣患今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



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余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